

植根中国,长出奇异之果

天津茱莉亚学院与中国音教优势互补

5月16日晚国家大剧院,由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与指挥家陈琳、古琴演奏家陈雷激、低音中音歌唱家沈洋、古筝演奏家常静、琵琶演奏家李佳和打击乐演奏家尹飞,以及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演奏家们共同演绎了一场“中西对话”。这场音乐会也是纽约茱莉亚学院、天津茱莉亚学院与国家大剧院三大艺术机构自去年初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来,首次正式合作系列活动中的一场。



沈洋演唱《乐子之无知》

颇深,“当今正处在一个音乐大同的时代,也是重新梳理、分析传统的时代。刘家承的作品汲取了中国先秦古风,而这种先秦古风并不是我们大众所熟悉的那种概念的古风,因为中国古代的音乐是没有留下形象的印记的,所以,刘家承作品中的先秦古风是一种感受性的。从我的学习、排练和演出中能够感受到他汲取到了很多真正的中华古风的意蕴,刘家承作为一个外国友人,对音乐与《诗经》歌词的相互关系物化在乐谱上,可以说做到了一种极致。”

如何理解在当下“大同时代”背景下的中国音乐,沈洋认为,中国音乐是一种精神、风骨、思想和哲学,不应该狭隘地以创作者的国籍、种族来判定是否是“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广义的音乐形态,它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也是一种文化的地标,以刘家承的《乐子之无知》为例,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外国作曲家的音乐,也不要认为这是外国的声音。这就是中国的音乐,因为它的灵魂属于中国。”

“植根中国”不再是客人

早在去年初冬,天津茱莉亚学

院新校区正式运营时,天津茱莉亚学院执行理事兼首席执行官卜怡明就提出了“植根中国”的办学理念,在5月11日天津茱莉亚学院与国家大剧院举办的发布会上,他再次重申这个办学理念。“植根中国”是天津茱莉亚学院办学理念的精髓和愿景所在,用天津茱莉亚学院艺术总监兼学术院长何为的话说,“植根中国”就意味着既能包容不同的文化符号和元素,又能因这些差异而表现出奇妙的艺术性,从而在未来结出音乐艺术奇异之果。

对于如何理解并且实现“植根中国”,卜怡明用自己和刘家承的经历来阐述:“我出生在香港,年轻时在哈尔滨学习中文。1993年我曾经在美国为谭盾歌剧《马可·波罗》的剧组演员做中文翻译,那时候如果有人问我,‘未来你会不会愿意在中国,为一个艺术机构工作?’我肯定会说,‘你疯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真是奇迹。我们的刘家承教授在中国学习超过10年,他娶了中国妻子,在中国安了家,如今在我们天津茱莉亚担任作曲教授。我的观点就是,无论我们的背景如何,我们的历史如何,中国正在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机

会,让我们可以在中国这富饶的土壤里扎根。有些根可能会萌发出全新品种,它可能会长成新的参天大树,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想要实现的目标。”

何为认为,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在天津茱莉亚“嫁接”,结出什么样的果子事先大家都不清楚,“但是这个结果,却可能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何为认为办教育就是要一点点地积累,一个个小的成就积累下来,十年过后就会看到一些大的改变。与国家大剧院的合作则是效仿纽约茱莉亚的办学方式。何为说,茱莉亚学院在纽约也是采取与纽约最优秀的乐团以及艺术家深度合作的方式,来不断提高学生的乐队合作能力。因此,天津茱莉亚学院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合作也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何为介绍说,虽然三大艺术机构已经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且已经举办了系列音乐会这样非常好的开端,但到目前为止,天津茱莉亚学院和国家大剧院对今后的合作还没有确切的规划设计,一切都是还在探讨中。“我们希望未来可以以有效的方式推进我们的合作,比如:如果我们可以把纽约茱莉亚学院的歌手引进到天津茱莉亚学院来,让他们来参与国家大剧院的歌剧制作演出;我们的学生乐团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一同坐在乐池中合作演奏歌剧,那一定会是很棒的。通过这样的舞台实践,学生们会慢慢地知道自己在天津茱莉亚学院可以学到什么,可以实现什么。”何为认为,茱莉亚作为客人来到天津,就此落地扎根,“时间越长,根也扎得越深,总有一天我们将不再成为客人,我们将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李澄

全国音乐教育专业建设论坛举办

5月15日至17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音乐与舞蹈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音乐学院主办,中国音乐学院教育专业学院承办的全国音乐教育专业建设论坛在北京举办。

来自教育部高等学校音乐与舞蹈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独立设置音乐学院、艺术院校、综合大学、师范大学及来自多所中小学、幼儿园的四百余位教育学和音乐教育学专家、学者、教研员、教师汇聚于此,围绕“音乐学是什么、教育学是什么、音乐教育是什么”问题,深入研讨加强音乐教育专业建设与卓越音乐教师培养的话题,以及增设“音乐教育”本科专业获批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教育部高等学校音乐与舞蹈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作为《音乐开启教育未来——源自作曲技术理论的音乐教育四重启示》的主旨发言,指出学科和专业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学科是专业教育宏观指导,专业则是学科人才培养的具体落实。音乐教育专业与音乐专业不同,是音乐教育理论与音乐教育实践的结合。他用中国音乐学院“承国学、扬国韵、育国器、强国音”12字办学理念回答“音乐教育是什么”这个问题,并指出学校教育要秉承“平凡而卓越”的人才培养理念,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专业教育方法,努力培养掌握音乐与教育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音乐教育人才。

开幕式由教育部高等学校音乐与舞蹈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黄虎主持并致辞,表示“音乐教育”本科专业的成功获批,是音乐教育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学校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

在发言环节,教育部高等学校戏剧与影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星阐述了其对高校音乐教育的发展认知。教育部高等学校音乐与舞蹈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刘英介绍了“音乐教育”专业建设的历史、学科内涵。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尹爱青分析了新时代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建设的现状。教育部高等学校音乐与舞蹈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音乐委员、广西艺术学院院长侯道辉分享了其对新时代艺术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发展的思考。

从田野到舞台,民歌音乐会实现跨专业融合

5月15日至17日,四川师范大学连续举办了“从田野到舞台”四川民歌合唱音乐会,精彩呈现了多首风格多样的民歌佳作。从田野调查与采风、音乐创编、遴选与出版到音乐表演、舞台呈现,川师大三百多位专业师生精诚合作,实现了多个专业的深度融合。

两场音乐会以“回归音乐本位、回归民族风格本位”为主题,分别在四川大剧院、四川师范大学龙湖湖剧场上演,旨在传承四川民歌经典,献礼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华诞和川师大75周年校庆。音乐会的一大特点是原生态的民歌与改编后的合唱歌曲同时呈现于舞台,这样的呈现方式有助于听众了解民歌潜在的艺术魅力与艺术创造价值。音乐会依照由记录到表演、由表演再到传播的方式,实现了民歌源生地、民歌表演地、民歌虚拟展示地三地

的多向联通。音乐会通过微信、抖音、微博、哔哩哔哩等网络平台线上直播,吸引了数万名观众。

四川民歌合唱音乐会曲目类型多样,涵盖了劳动号子、山歌、小调民歌三大类,其中既有家喻户晓的四川经典民歌《槐花几时开》《太阳出来喜洋洋》,也有长期沉潜草野、世人知之甚少的汉族民歌《放风筝》《月儿落西下》《金沙江号子》,更有藏、羌、彝、苗等民族的《圆圆舞曲》《央金道》《亚罗卡得罗》等歌曲。

川师大音乐学院院长李亚梅介绍,自2004年起,川师大民歌研究所教授万光治带领团队深入田野,历时13载,共采集、整理四川181个区县的各族原生态民歌3080首,于2017年、2018年相继出版《四川民歌采录》《田野活态文献考察与研究》《四川民歌论集》。扎实的田野考察与研究为四川民歌合唱音乐会

曲目的遴选与编创提供了坚实的学术依据。2020年,川师大音乐学院与民歌研究所合作,从中挑选了17首具有代表性的汉、藏、羌、彝、苗族民歌,进行重新填词、编曲、制作、编排,呈现了两场合唱音乐会,实现了民歌从田野到舞台的转换。

“主创团队在将民歌从田野转化到舞台的方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既有保留原汁原味的《绣荷包》,也有艺术化了的《康定情歌》,还有加入流行元素的《背二哥》,尤其两位流行演唱专业同学演唱的彝族《婚嫁歌》令许多观众感动落泪。这些改编后的四川民歌让听众耳目一新,加入现代和流行元素的歌曲在直播中也收获最多点赞和评论,其中有些民歌是大众从未听过的。”李亚梅表示,主创团队由川师大三百余名汉语言文学、音乐学、音乐表演(声乐)、音乐表演(流行演唱)等

专业师生组成,通过参与编排和演唱实践,师生们首次深度接触了四川民歌,了解四川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民俗以及劳动形式,采风中学者演唱的最年长歌者生于1918年,现已不在人世。在音乐会中,田野采风的原生态歌者演唱的民歌视频与经过改编焕发出新生命力的民歌合唱同时呈现于舞台,让人直观与真切地感受到了田野与舞台、传统与现代、原生态与艺术化、传播与传承的密切关系。

音乐会也是音乐学院贯彻“扎根民族沃土,弘扬优秀文化”院训的舞台精品,将民歌从田野搬至舞台,展现了原生态民歌的艺术魅力,又大大挖掘了其潜在的艺术创造价值,经由舞台深入进听众的声音记忆,唤起听众的审美力,最终完成音韵醉人、文化动人、文艺育人的目的。

本报记者 徐丽梅